

殷健灵 / 著



我本是一颗虚幻的梦的种子,没有形体没有名字,在浩瀚的宇宙间游荡。宇宙间有无数像我这样的种子,我们摩肩接踵地跳着属于各自的舞蹈,等待着被种到土壤里的那一天,我们植根的土壤就是人的心。

纸人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新蕾出版社

殷健灵 / 著

纸人



我本是一颗虚幻的梦的种子，没有形体没有名字，在浩瀚的宇宙间游荡。宇宙间有无数像我这样的种子，我们摩肩接踵地跳着属于各自的舞蹈，等待着被种到土壤里的那一天，我们植根的土壤就是人的心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人 / 殷健灵著. -- 天津: 新蕾出版社, 2017.7

(殷健灵暖心成长书)

ISBN 978-7-5307-6573-9

I. ①纸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1744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newbuds.cn>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马梅

电 话: 总编办 (022)23332422

发行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6.5

印 数: 1-10000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 如发
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 (022)23332677 邮编: 300051

纸人

目录

001	0	时间深处的眼睛
013	1	我丢失了我的纸人游戏
031	2	谁告诉我女孩自己的事
055	3	抱抱我,丹妮
067	4	我是谁
081	5	恐怖地带的男孩
103	6	木溪
125	7	趟不过的女儿河
149	8	北京夏天的阳光
167	9	开启的门
191	10	终生难弃的书

0 时间深处的眼睛

时间从指缝里无声流逝，

为了永远年轻，

我们回忆和追索。

当我早已与少女时代挥别，

它从时间的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，

提醒我：

那是你无法摆脱的迷恋。

我已经二十八岁了,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无法正视自己的年龄,因为我觉得自己依然活在过去,那个充满了梦想和湛蓝天空的年代。时间的花瓣在我的身边不断地凋谢和盛开,记忆却始终像含露的早晨那样新鲜和芬芳,我不能阻挡许多人纯真的眼睛在岁月的风霜中渐渐枯萎(总有一天我也会那样),但至少我可以让自己在尽可能单纯的日子里久久停驻。

五年前,我成了一家生活杂志的编辑,我开始接触生活的庸常、婚姻的琐碎和在平凡人生中挣扎的人们的无望。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,她们中有我的读者和作者,还有的是我的采访对象。她们有的魅力四射,有的却被岁月磨蚀得黯然无光。她们的声音如同秋天枯黄的树叶蝴蝶一般地翻飞,在我的

心里鸣响。我不希望这些声音成为永恒,因为它们会催我迅速老去。我更留恋于在纸上和少男少女们对话,这是绝好的净化心灵的方式。这部小说自然也是写给少女们看的。

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前两个月,我的身边连续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。

首先是天气变得诡异多端,六月的上海连续两个星期暴雨滂沱,雨点大如蚕豆,敲打在路面和玻璃上如同万马疾行。雨下得没有间隙,雨声密集得令人窒息。到了深夜,大雨便狰狞得像肆无忌惮的怪物一样席卷一切吞噬一切。从没见过这样的大雨,我八十五岁的老外婆说。每天,我打着伞走到雨里(我特意挑了把最坚固的伞,伞面是那种星夜的蓝,上面布满梦幻的碎花图案),伞不堪一击如同被打蔫儿的衰草。

这天傍晚,我拿了伞出门,我知道此行路途艰难。我必须转乘三趟车,花上将近两个小时,纵穿整个城市,到达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。我是那里的“青春热线”主持人,今天是星期五,我当班。我特意挑了一条紧身的藏青色裤子,免得累赘。可当我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,那条裤子还是被雨浸得变了颜色,湿漉漉地粘在身上。

门诊设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,这是一幢新盖的大厦,半年前才竣工。心理门诊因为不是什么营利机构,便被安排在底楼紧贴中央空调管道的屋子里,“嗡嗡”的噪声像一群看不见的

苍蝇盘旋在四周，弄得你心烦意乱。隔壁的音像书店里顾客寥寥，楼上的保龄球馆的生意今天似乎也特别萧条。大厅里只有一个保安在走动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照出他寂寞的人影。

今天可能碰不上一个求询者，我想。

然而热线依然忙碌，这样的雨天正适合人心事泛滥。我一连接了三个电话，都是中学女生打来的，其中有两个只是为了聊天儿，我们早已成了未谋面的朋友，每逢我值班，她们都会来电倾诉。她们说她们缺少可以说话的对象，觉得自己像空气中自由的分子，却很少有激烈的碰撞。我和她们对话时，常有如鱼得水的松弛感。这与我平时的工作大不相同，尽管在这里我完全是义务的，但是我很乐意。

接第四个电话的时候，我遇上了一点儿麻烦。“喂”了好几声，对方才像刚从坟墓里苏醒过来一样发了声。这是一个让我辨不清性别的声音，低沉、粗哑得像个中年男人，可他却自我介绍说是一个高中女生。他说的是青春期的生理困惑，用词暴露，甚至有些不堪入耳，直觉提醒我这或许是一个拙劣的恶作剧，因为偶尔会有一些压抑和失常的人借热线电话发泄郁闷。我正琢磨着如何婉转地打发他，身后的玻璃门响了。

门的响声很轻微，仿佛是气流被挤压时发出的呻吟。

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蜡黄的脸来，她的半个身子掩在透明的门后，一束灯光恰好打在她的身上，有一种光怪陆离的视觉效

果。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紧贴在脸上,这使她的脸看上去更为瘦削。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,眼神怔怔地盯着我。

一个神秘的大雨之夜,一个奇怪的求询者。

我和善地请她进来,让她在转椅上坐下,顺手给她递了杯茉莉花茶。

也许你更习惯喝饮料,可我这里只有茶。我说。我一直觉得茶是成年人的专利,茶的沉稳和内敛不太适合少男少女。趁她喝茶的片刻,我凝神注视了她几秒钟。然后我在心里大致勾勒出她的轮廓——

十七八岁的高中生,腼腆、内向,不很合群,功课不会太好,缺乏自信,尤其是对自己的相貌。

见我微笑着看她,她不好意思地放下杯子,不等我开口便非常配合地开始了自述。她的鼻尖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,手指始终紧张地拽着裙边,她穿着天蓝色的棉布裙,有些旧了。

“我从五年前就开始到处求询了。”她说,“我知道自己患有‘强迫症’,一到晚上我就害怕,我总是睡不好,因为即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也会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往上提、往上提,弄得我好累好累。哪怕是在白天,我的思想也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滞留在某个念头上,比如放学后,我会反复回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漏在教室里了;我长时间地照镜子,研究自己的皮肤是否又粗糙了……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我,无法排遣。我

的思想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,过不去,又退不回来,悬在半空中,我的身体仿佛也被抽空了。我偷偷去医院看心理医生,按照医生的要求练习放松,最后却发现无济于事。我还是被卡住了,卡住了……”

她的话晦涩难懂,她重复着“卡住了”三个字,这是她独特的语言。

“你和同学们相处得怎样?”我问她。

“我基本不与人往来,只和一个女同学关系不错。”

“你最害怕什么?”

“害怕?”她将食指顶在嘴唇上,露出惊恐的神色,“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,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已窥破了我的秘密……”

说着,她更用力地拽自己的裙子,将那里弄成皱巴巴的一团。

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,她用“卡住了”这样的象征语言,表达她对前途无望的深层心理,想“退回去”则表明了一种逃避成长的心态。但这仅是表面理解,直觉告诉我,在她的叙述背后,还有更大的隐情。

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,所有的心理异常和精神疾病无外乎两大成因:其一是人格结构中“本我、自我、超我”彼此不和造成心理冲突,冲突不能缓解,被压抑在潜意识中,长期积

累形成问题；其二是因幼年时个性心理发展不顺利所形成的痛苦经验。幼年的痛苦经验虽然在成年后不复记忆，却被深深地烙刻在潜意识中。而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的，就是经由对案主的心理分析，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冲突和痛苦释放出来。它是一座活的桥梁，将你引渡到解脱的彼岸。

我试图诱导她说出她显然不愿提及的往事，她犹豫着，垂下头，露出发根后白白的脖颈儿。片刻，她忽然扬起头，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，那眼神里闪烁着某种我熟悉的东西，仿佛是我留在时间深处的记忆的鳞片，它模糊着，远远地飘荡，却不能清晰地忆起。

就在我沉思的时候，她慢慢地站起来，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谢谢你能理解我，其实我已经对‘求询’上了瘾，我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注和同情，这样，我就满足了。”她的声音变得轻细和虚幻，然后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。临走前，她回过头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你是第十个和我交谈的心理医生。”

我仍旧坐在电话边发呆。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之所以和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，是因为我长期沉溺于对那个时期的兴趣和思索里面。这个求询者是我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个。随着玻璃门的响动，我感觉一股冷风从我的脚底泛起，逝去的青春岁月如同浸在药水里的底片渐渐清晰和凸现。

成长真的是一部布满了悬念的书，有的人被它吓成了畸变

的细胞,就像那个离去的求询少女;有的人却把它当作了光芒覆盖的生活,在明媚的光线里羽化成蝶。

我是什么?是蝴蝶还是细胞?

那个求询少女是困扰我的问题。以后几天,她的蜡黄的脸色始终在我眼前闪闪烁烁,我预感她还会来找我。

这件事的影子尚未褪去,我身边便发生了第二件事。

一个星期以后,我去新落成的 S 美术馆看画展。据说那是一家小型的美术馆,专门举办个人画展,就在 N 大桥附近。票是夹在信封里寄过来的,没有落款,而且只有一张。N 大桥是我下班必经之处,我打算抽空去看看。

下午的太阳像镜子一般耀眼,出租车沿着 N 大桥盘旋而下,司机抱歉地说:“S 美术馆坐落在大桥公园里,车子没法儿进去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大桥公园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,我闭着眼都能找到。”

尽管这么说,其实这里我已好多年不来了。大桥公园曾经是我少女时的乐园,也是我的秘密,但没有人知道,包括我的母亲。

公园里的确已面目全非,建了大面积的草坪,还有抽象雕塑,游人三三两两,很少见孩子,他们也许更热衷于游戏机房之类热闹的所在。

从踏进公园的那一刻起,仿佛就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招呼

我，它变成一只无形的柔软的小手将我的衣角又拉又拽。那是一个熟悉的圆润的女声，将我引向 S 美术馆的方向，我的内心因她的牵引而起潮汐，随之而来的是狂潮般涌上心头的回忆！我知道，一定是灰楼在呼唤我。

我站在了 S 美术馆前面，在它堂皇的表面下，我还是窥见了它原本斑驳灰暗的面貌。许多年前，它曾经是一栋结构精巧却被人抛弃的建筑物，安静地矗立于公园一隅，人们甚至忘了该将它粉刷一番。它像一个鄙陋的弃儿，在岁月的风霜里静立了十多年。

如今它已更换了面貌，而它的灵魂是否依然存在？我走进了美术馆光可鉴人的大厅，一行醒目的柳体字跃入眼帘：

褪铅华 赵映焕作品展

画家介绍中说，这是位旅居海外的女画家，曾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。画家的自述中有一段颇打动我。她说：

“从此，我坚持写生/因为我在写生的时候/得到了心灵的安慰/精神上的愉悦/同时也寄托了我对故乡的思念。”

旁边是一帧小小的精致的照片，画家洗尽铅华，朴素端庄，让你感到一份天然的默契。画展中展出的多是植物写生作品：枯荷败叶，雨中的藤蔓，秋天的葡萄和开了紫花的豆荚……它

们本是多见的景象,在画家的笔下却蒙上了一层雾一般鬼魅的色调。都是秋天的颜色,枝叶的经络隐在雾中,看不分明。所有的画作上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,传递给观者淡淡的哀伤。

我在画廊里走了一圈,觉得有些憋闷,便想去盥洗室洗手,顺便整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推开展室的边门,竟是一条长长的走道,一股冷风从走道尽头拂来。我沿着标示朝前走,在女用盥洗室前停下,推门,门有些紧,费了一点儿力气才推开。

我惊诧地发现,紧贴着门后竟还有一道白色的门。那门诡异地立着,让我莫名地着慌。不过我还是鼓足勇气推开了它。

又是一道门!

这时,我感到了恐惧,正欲转身往回走,一个温润的女声从我的头顶飘过来,像一个美丽纤弱的幽灵。“苏了了——”她拖长了声音叫我,“苏了了,你不该忘记我吧?你好吗?你长得这么大了呀——”

是丹妮的声音!失踪了八年的丹妮!

空气中隐隐浮现出一双深邃的满含泪水的眼睛,那曾经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,在银白的月色下投射出纸一样脆薄而凄美的光泽。它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深处。而此刻,那双眼睛又开始凝视我、抚摩我,它拨动了我的记忆之树,那些静止却没有睡着的叶片又哗啦啦地响了……

1 我丢失了我的纸人游戏

在传说的大海里，
可能浮沉着纸人的碎片；
童年，
有时是需要重新开始、
重新发现的。